

十多年前,与友人为邻,一起在乡间租房子,躲避城市喧嚣。门前有片竹园,友人是画家,画水墨的,讲究视觉艺术,感叹说眼前有竹固然不俗,总是绿油油的,太素太单调,必须有色彩点缀。

于是种了三棵桃树,乡下树苗便宜,几块钱一棵,种下去,当年便开花,淡淡几朵。然后看着一天天长大,最初手指头细,很快小孩胳膊一样粗。不自己种植,不知道它们生长起来有多快。第二年迫不及待结果,也没几个,一点点大,长着长着都掉了,当时觉得很心疼。再然后,树的形状有模有样,到日子,三棵桃花红成一片,非常好看。

一开始挂不住果,花谢了,留下绿豆大小的桃子,挂满枝头。可惜童年期都夭折,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着急,看它们中了魔法一样,突然僵住了,突然不再生长。绿叶越来越茁壮,越来越茂密,无数小桃子,最后剩不了几个。

微信的那头依然是你,常常可以看到朋友圈里发帖的你,而你却在地球的另一边。

那年天气极冷,喜欢黄品源《雪花》的你,却忙着从搬家公司的车上卸下物件,呼着热气的你,或许早已经没有了渴望雪花掉落到手掌心的意境。

处于忙碌中的你,淘宝店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货物,各种各样的款式,已经把你埋在了满屋子的狼藉之中,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向往,甚至心湖中偶尔的涟漪。

晚上,你做了一个菜和一个酸辣汤,凌乱的头发下,双眼侧望着那些堆积如山的货物,紧锁眉头的你仅仅像生理本能似的渴望着胡辣带来的温暖。

记得那碗酸辣汤的味道,尘世间的一份惬意。你喜欢《姑溪词》里的几首,但却都像“晚来寒甚,密雪穿庭户”般的近乎

《夜光杯》刊有邵益山君小诗《敬亭山》一首,注曰“山上旧有敬亭,为南齐谢朓吟咏处”。诗是五言,也是谢朓偏爱的诗体。我去年曾到访皖南的宣城,少不了也要去敬亭山触景生情一番。谢朓是一任宣城太守,在此任上写了不少作品,亦不乏佳作,可见宣城(包括敬亭山)对他的影响之大,并见他对前者的印象之好。惜乎他是空降干部,没做多久旋又上调,后陷于宦海,死时不过才三十五六岁。在太守任上时,谢朓督建了“谢朓楼”,成为他生前身后的一处名胜,来宣城的政客墨客、文人闲人,莫不以登楼一赋为乐。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愚以为便是唐代诗人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因其中有高度评价谢朓的诗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样的评论,现代人似乎是写不出来的。

传说李白中老中年间曾七到宣城,多次长时间逗留,甚至住在敬亭山上,其目的之一是与出家为道的玉真公主相会。这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对李白有知遇推举之恩。时隔几百年,传说的内容虽确浪漫,今已真假难辨。然有诗,有李白的诗,把这敬亭山写得颇具人性,颇显神秘,颇有美感。诗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前述邵诗的最后一句,直接借了李白敬亭山诗的最后一句,亦可见此诗影响之大,大到我对敬亭山好奇了三几十年(大学读中文,古诗没少背,五绝中这是躲不开的一首)。终有机会到此一游,方知这样精彩的五言诗现代人也写不出来了。

敬亭山如今的旅游开发很下力气,山路旁有许多诗牌,镌刻的都是从古到今吟咏宣城或敬亭山的诗。登山脚力不足,暂歇时读它一二首,恰似饥渴时小饮山泉,沁入心肺的是传统文化的清新。而在半山坡的“太白独坐楼”前,会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一种新的感受,那就是:这首诗写出了李白的人生感悟。

桃花飞尽东风起

叶兆言

按照当地农民建议,给桃树施肥。买鱼,跟卖鱼的顺带讨些鱼肚肠,还买过豆饼,小心翼翼服务侍候。转眼间,桃树开始疯长,树桩更粗更壮,翩翩少年变成结实壮汉。冬去春来花期到,满眼红色,衬着后面竹林,正所谓“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这时候,赶紧呼朋唤友,花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日子一定要抓紧。

赏花时节,坐门前吃农家菜,喝乡下米酒,顿时小人得意。陶渊明爱菊,唐朝民众喜欢牡丹,宋儒周敦颐因为“出淤泥而不染”写《爱莲说》,其实往白里琢磨,红雨随心翻作浪,花无富贵贫贱雅俗,只要能开,都好看。

到收获季节,结了很多桃子,个

头不小,有点像水蜜桃,也有点脆。口感朴实醇厚,不太甜,自家吃不了,摘了送人,别的不敢说,保证绝对绿色环保,没化肥农药。这年头,农家商家心里都知道,水果店卖桃子,怎么可能不化肥,怎么可能不农药。桃树很招虫,我们宁愿让虫子吃光,宁愿养虫子喂鸟,坚决不施农药。

与农民聊天,听说桃树寿命不过十年。不相信,事实果然这样,两年前,一棵桃树没任何征兆,突然不行了。去年又死一棵,剩下那棵老态龙钟,花还开果还结,再也不复当年健壮风光。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看它孤伶伶的模样,不免惆怅。千年银杏万年松,过去纠结好花不长开,春风桃李花开日,到时间来到时间去,想不明白也懒得去细想。现在终于觉悟,桃花飞尽东风起,病树前头万木春,植物世界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根本不以尔等喜好为转移。



现实生活

手掌心的那片雪花?

西周

哀怨和孤寂,凄凄切切之外,倒不如仰天抬望,期许飘然雪花中的一朵,能安静地躺在你的手掌心,以你的明眸去欣赏晶莹,用你惊喜和兴奋的热度去感知某一份诗意。

从你微信的帖子中,显而易见是你的开朗或者闲适,放松心情分享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暖文,在寒冷而大雪的那边,或许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白衣仙子的灵舞,找回那无处不在的晶莹剔透的世界,或许适合你的,你已经找寻到了。

在陌生的国度里,你抛弃了以往的忙乱,教着中文,漫步在洁净而不纷乱的街道上,安静的氛围,使你那样的净然而不慌张,我想,那是属于你的世界,你的生活,深深地为你庆幸着。你可以随意伸手就能让自己不断地承接着一片片雪花,以及那一丝一毫的久违了的诗情。但不知,你可曾再做过酸辣汤,再品尝过浓浓的酸,浓浓的胡椒麻,和暖意的盎然?

今年这里也下雪了,雪花不大,却很密,窗外银装素裹的天地中有了更多的静谧,试着用手掌去接下一片

哪怕是细碎的雪花也好,在急速融化之前去追寻着和你一样的同感。而你的那头却是夏天,因此,无外乎,节奏难以合拍的我们,只能在不同的季节之中分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雪花

夜光杯

他不前不后,不偏不倚,枕着“三八”妇女节这个日子,驾鹤西去。我充满凄楚的心里,忍不住冒出这样一句揶揄:这个老头挑了这么一个好日子离开,让女同胞都为他送别。

查理林,这个上海许多听众并不陌生的名字。每当东方电台“怀旧金曲”片头音乐响起,你就会听到一个有点苍老又有点儒雅



夜光杯

别去感知了。但却不用有什么遗憾,因为我们的心中都有着那份曾经的情谊,或者说,因为你,我聆听了很多遍黄品源的《雪花》,弦律是共同和依旧。

人是有记忆和怀念的,而我却踟蹰于那碗热气腾腾的酸辣汤的暖暖思绪之中。

以上,送给以前的某位文友。



德国小镇午后(水彩画)

荣德芳

得他两眼发直,忙问查理林,愿不愿意为上海听众做点好事,查理林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新生的东方台就有了这样一档难得的“老”节目。而且这个查理林不但送来了节目,还附

陈圣来

带送来了广告,全球最大的酒业集团“人头马”对这档节目有兴趣,于是“人头马怀旧金曲”就在东方台鸣锣开张了,东方台最大牌的主持人张培、方舟等都加盟这档节目。这档节目虽然只有一周一次,但很快一炮打响,节目以它特有的定位,特有的风格,特有的内容,特有的形式走俏听众市场。于是这个略有点沙哑苍

老的带着旧时代老式上海口音的查理林很快被上海听众熟悉。由此,这个查理林也成为我这个台长的座上宾和忘年交。我喜欢这个老头的洒脱幽默和风流倜傥,他会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但收放有度,进退自得,什么都看得开,但绝非玩世不恭。查理林真正的名字叫林秉森,他的父亲是号称“中国广告之父”的林振彬,是中国现代广告业的拓荒者,“可口可乐”这四个字的商标就是他父亲翻译的。就在我们尚未见识过可口可乐时,这个林振彬的儿子查理林就能一口气灌下十几瓶可口可乐。仗着家境的优势,他玩唱片,玩钢琴,玩自行车……解放后家里有一辆蓝翎自行车就好比今日有一辆宝马或奔驰。1957年他迁居香港,继续他“玩”的生涯,他玩马,考取了骑士执照,自己还养了两匹马;他玩乐器,自己组建了乐队,还参加新都城夜总会演出;他玩帆船,还得过香港比赛第二名;他玩飞机,自己亲自操纵飞机翱翔蓝天。

怀初中一同桌同学郑国华

傅必豫

少年负笈出校门,夜雨西窗共读文,当时同学从头数,侠气江湖只有君。

然而,他最钟情的还是音乐,还是唱片,他的老唱片拥有量,堪称能与专业电台媲美。

东方台开创的那些年,也是“怀旧金曲”最火的日子,每到“怀旧金曲”纪念日,他们总要举行Party,我这位台长总会被他们请去,即席发表一番讲话。

我当时惊讶的是,上海滩怎么会有这么一帮上了年纪的绅士淑女,头势光鲜,衣著挺括,尤其是舞姿不同寻常,那国标舞真叫国标,灵动而稳健,飘逸而优雅,舞姿翩翩之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我是不敢在这样老人面前丢乖露丑,而查理林则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在饭桌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忍俊不禁。看着他一副“邦斯舅舅”大快朵颐的样子,着实令人愉悦。

前一阵子,听说他身体欠佳,已不大能出门。又听说,他生意场上不顺,家里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山上搬到了山下。但据朋友去看望他回来说,在他局促的弹丸之地,他生活在唱片的峡谷里,仍然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这正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人总有悲欢之时,进退之机,保持心态最重要。日前接到音乐编辑陆明的来电,告知查理林走了,心中有种怅然凄然,和这档节目有关的老王伯伯走了、张培走了、忠实听众也是节目的参与者程乃珊走了,现在查理林也走了,老朋友谢世,令人扼腕!



无智亦无得(心经) 潘华敏 篆刻

敬亭山一记

蒋力

少时喜欢读书,最钟情的还是唐诗宋词与武侠小说,常幻想自己有一番奇遇,文可七步成诗,武能踏雪无痕。等过了做梦的年纪,明白坐屋不才开启新地图掉落秘籍是主角才有的待遇,太极咏春也只能学来养生健体,大侠梦渐渐在记忆中搁浅,对诗词的执念,却随着在文学殿堂里越步越深,有增无减。

学诗如学武,于武道,绝世秘籍只存于虚幻的想象,于诗道,历代名家的文集却唾手可得,还有各类诗话可作参考,倘若有心,门径应可稍窥一二,至于能否识得个中三昧,就要看机缘与悟性了。

然而,名家这么多,单一个唐代就眼花缭乱,若只是欣赏,尚可只挑名篇来者不拒,若要偷师取法,自然要细细精读,读谁的、怎么读就成了难题。古人也发现这个问题,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着黛玉教香菱写诗,点

出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自王维的五律入手,接着是杜甫的七律,最后是李白的绝句,若以武学作比,大约可以比作少林的拈花指,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和陆小凤的灵犀一指。

王维的五律很美,诗情画意,声色俱佳,还透着禅意的空灵和圆融,看似不经意又有章法可循,如“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之炼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奇警,以此为法,写景当不会太枯涩无趣。正如拈花指,据说自有一套修炼诀窍,并非真如佛祖拈花无法可言。拈花指虽漂亮,更适合拿来打基本功,如果一味在力道和技巧上下工夫,反而被束缚住。写诗也是如此,雕琢太过就带了匠气,只求空灵就空成了海市蜃楼,我学诗虽非从右丞入门,却也曾为此所困,过于追求

字句的绮丽新巧和意境的空灵,在花飞雪月离愁别恨的主题里转来转去,被师长们点醒。

基本功打好,就要转攻杜甫的七律了,其格律之精细,对仗之工稳,用典之浑成,气象之开阔,确是进阶利器,杜甫是唐诗集大成者,又以七律最工,若能领会精神,也相当于对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正如

六脉神剑,厚积薄发,运气使力皆有章法,激出无形剑气,威力大约可以媲美激光。不过,门槛虽低,学成殊难,段氏这么多年,也就机缘巧合出了个段誉,宋代学杜诗的这么多,也就出了个陆游,某些作品还有争议,比如那句“古砚微凹聚墨多”,就被林妹妹当成了反面教材。

至于李白的绝句,在我看来,和他其他诗歌一样,是无法可学的。不管是想象的天马行

空,还是语言的自然天成,都直出胸臆随口而出,浑无痕迹可循。李白的诗,很少有炼字的“诗眼”,也鲜有工整妙绝的对仗,每句单看也许平淡无奇,合在一起就是神作。“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纯乎口语,天真烂漫旷达随兴之情却跃然纸上。正如灵犀一指,本无招式可言,可攻可守,见招拆招,古龙小说里少有绝世秘籍,因为他笔下的高手,大多是不拘于招式的天才。太白之诗虽然可望不可学,却代表了一种境界,想要登堂入室,总归是绕不开的。

学诗之路漫漫,各人情况不同,只要大方向对了,终究殊途同归。在我,有幸遇得良师,纵然江湖梦杳,还可寄于笔端,圆一个小小的诗梦。

学诗词的初级阶段就像临帖,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学诗者说